

这个社会有仇官的、仇富的，可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也会有人“仇师”。

以前的人骂老师，多数是讥讽老师“小气，抠门，精明”，如今的人骂老师，更多的是诟病老师的职业操守。

照理，有着“天地君亲师”传统的民族，全社会都该尊师重教才对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？

众所周知，老师这个群体，守着那份“饿不死，也撑不饱”的死工资，不小气、抠门怎么行？加上整体受教育程度都很高，自然不好骗，当然就显得比别人“精明”。至于社会对老师职业操守的指责，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，起码说明整个社会的素



中学高级教师，从教31年。

质在提升，开始用更高的标准和法度来要求老师，同时也间接说明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老师小到对万千普普通通的家庭，大到对国家、民族的未来和发展，都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使命，

师之惑

那天的语文课，气氛还算活跃，认真听课的较多，我讲得也上心，心情很不错。配合着讲解，我专心地板书。写着写着，我好像听见身后发出一点怪异的声音，猛一回头，看见最后一排的座位上明光一闪，我慌得摘下老花镜，只见涛手里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，正歪着头对邻座的航说着什么。我吓得不轻，三步两步跑过去。涛把菜刀藏到了桌洞里，神情漠然，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。我站到涛的面前，轻声问他怎么了。涛轻飘飘地说：“没什么，吓唬吓唬他的。”我回头看航，他耷拉着眼皮，面上笑咪咪的。我问辉，辉不说话，表情冷峻。

教室里好像只有我是一个是紧张的，我似乎有点小题大作了。

我明知学生手里握着一把菜刀，不能不小题大作。我让涛把刀交给我，他不给，说家里还要用呢。

我问他带刀来干什么，他说切西瓜的。

涛言之凿凿，我小心翼翼。

我跟他说明带刀到学校是违纪的，弄不好会受处分。

他提高了声音说：“开除就开除，谁怕呢！”

我想起辉跟我说过涛不想上学的事，还没有来得及和他细谈呢。

“三尺”之外的那些事

葛良琴

故而老师才寄予更高的期望。

国人对老师职业操守的不满，不外乎集中在老师违规补课、接受家长吃请等方面。依我看，这要从两面来分析，一方面——我觉得也是主要方面——是国家相关政策还没有很完善，让部分老师有空可钻。前面说过，老师是很精明的，我想，这种精明主要体现在违背政策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，对此，他们是有着异常清醒的认知。如果政策非常完善，且相关的惩戒措施也到位，真正做到有法可依，违法必究，老师是绝对不会铤而走险，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。然而现实的情形是，政策不到位，执行不到位，而一旦出事了，有家长举报老师了，有媒体曝光老师了，很多吃瓜群众就来个墙倒众人推，“今适越而昔至”，思想上还根本没有形成定见，却在心里先就产生是非成见，开始以各种清规戒律来对老师指手画脚了。另一方面，当然也不排除老师队伍里，确实有部分人过于看重经济效益。毕竟在吃财政饭里面，老师这个群体人员庞杂，队伍庞大，鱼龙混杂的情况肯定难免——这种情形在任何别的群体不也同样存在么——所以，更加说明制度的完善至关重要。

关于“仇师”的话题暂且聊到这儿。

“师之惑”有哪些？就在今天，我还和同事们探讨过，每个老师都能列出一二三四，而最让我们关心的，也是最令我们担忧的，是社会对

教育评价的双重标准的问题，也就是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考评方式，才是让我们国家难以培养出创新人才和双商皆高的人才的真正原因。

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，不能读死书，也不能死读书，这点，全社会已有共识，但实际上，考量一个学校，评价一个教师，唯一的标准仍是考试成绩，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让老师无所适从。比方说，现在很多学校，包括各级领导，都非常重视老师的上课艺术，重视公开课比赛，但我们很多一线老师，私下里都把公开课叫“婊子课”（这话够难听的吧？）。也就是说，这种公开课中看不中用，上过的班级，过后还要按照传统方式再上一遍，否则孩子热闹过后，脑子里什么也没留下，考试根本无法过关，更谈不上竞争过别人。

素质教育很重要，而我们国家，又在很长的时间内，难以取消应试教育，而且，通过应试教育来选拔人才是当今社会最大的公平。这就注定了老师和有关的领导，以及万万千千的家长，将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，仍无法真正做到所谓的“快乐教育”。这也同时导致很多家长不能对自家孩子有清醒的定位，出现很多“焦虑型”家长，而这样充满焦虑情绪的家庭又怎能养出双商都高的孩子？结果势必导致很多孩子出现性格分裂、自我认知不到位等很多问题，导致社会上从此又多了些“不快乐的人”。

看到鸡蛋就想到报晓的鸡，看

到弹丸就想到烤熟的斑鸠肉，这样急于求成的心理对于办教育是个危害。我们多么希望有真正懂教育的，真正有教育情怀的领导们，带领我们回归到真正平静的、纯洁的三尺课堂之内，让老师们能安心地做学问，让孩子们每天能“开开心心地上学，快快乐乐地回家”。

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，我们学校领导开会时的话锋变了，原先是三令五申地强调，要我们管好自己的学生，尽管管，难缠的孩子交给学校就是。可是后来倒过来了，领导坐在主席台上，用可怜巴巴的口气哀求我们：老子哎，求求你们咯，不要打学生咯，也不要罚站！不要罚抄！出了事，学生跳楼了，投水了，喝药了，我们跟着后面磕头都无益哦……那时网络开始很发达了，我们也从网上知道一些倒霉的老师，本来很正常的教育，偏偏遇到难缠的家长，结果很惨：老师被逼下跪，取消教师资格，几年内不得报考，等等，甚至还有老师被杀的极端案例。发生在邻县的事例也听说过，因为仅仅揪了下学生耳朵，家长在孩子耳朵上涂上红墨水，然后上传网络，那个老师被发到山里，职称降到最低档，什么几年内不得评优，什么全县通报批评等等。听得我们心惊胆颤，结果如何呢？那就是导致我们不断地，无限度地提高对学生的容忍度，有时忍不住想管一管，马上在心里警告自己：算了，忍节把课吧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何必帮别人管娃。

曾几何时，老师丧失了基本的惩戒权，这是多么大的讽刺！我常常对亲戚朋友说，一定要管好自家的娃，千万别指望老师帮你管，不是老师不管，是不敢管。上面的领导怕家长闹事，下面的老师不敢管，不能管。呜呼！这岂是“师之惑”，简直是“师之难”！

一把菜刀

金巨林

我不了解涛的性格，也不清楚他的心理，不敢也不愿把事情弄大。我哄着涛，让他把刀交给我，说他拿着刀我心里害怕，就没法再上下面的课了。涛终于松口了，答应让我暂且保管那把刀。他把手探进桌洞里，摸出菜刀递给我。我接过刀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这是一把不锈钢刀，刀口不算锋利，刀面很脏，覆着一层干了的蛋糕奶油，绿一道白一道的。我知道涛在撒谎，这刀不是他家里的，也没有切过西瓜；但我没有说破他。我在想着，下课之后这把刀该怎么处理。

我不想涛因为这把刀的缘故，或者说因为我的缘故被学校处罚。但是这确实又是一件大事，作为一名老师，我不可能明知学生手里有刀而坐视不管；涛不愿交出刀，他好像是无所畏惧的，但我知道他的无畏多数是因为无知——他坚定地认为，桌洞里放一把刀不算什么事儿。

我把刀放在讲台上，再无心情上课。我布置了课堂作业，看学生安静下来，就悄悄拿过手机，求助于班主任。

涛比我先发现班主任来了，他还是无所畏惧。

我对班主任说，没有什么大事，只是发现涛带了一把菜刀。涛被班主任叫到面前，一脸懵懂，似笑非笑。我把刀递到班主任手里，如同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交接。

下课了，我走出教室，涛被带到班主任办公室。

班主任是一个随和的老师，我知道他找涛只是例行谈话，了解了解情况，然后把刀收了而已。但后来的事却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。

涛对带刀的事不以为意，问他带刀干什么，他轻描淡写：“带刀无任何目的，心理有问题。”班主任被他的话吓到了，问来问去，他就是那句话，让他写下来，他就写下来了，白纸黑字，毫不含糊。

半个小时后，我收到班主任发

的一张图片：一把菜刀压在听课笔记纸上，纸上两行字——带刀无任何目的，心理有问题。

班主任不得不把情况反映到学部。最终，涛如愿以偿：他被劝退了。

之后的好多天，我很消极。一个星期前的那个晚自习，我随意点到名字四个同学——辉、正、帅、涛，我当时正在做一个农村学生访谈，如今帅请了假，涛退学了。

我们的故事每一天都在继续，我却失去了记录故事的热情——想到涛不知流落到哪，我就觉得无比的沮丧。



金巨林，乡村中学教师，从教31年。